



〔苏联〕别里亚也夫、布列曼编剧  
张杲翻译 应钧改编

# 动荡的青年时代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動蕩的青年時代

[苏联]別里亞也夫、布列曼編劇

張 杲翻譯 应 鈞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根据同名的苏联影片改編的电影故事。

內容描寫三个苏联年青人，童年在硝烟与槍炮声中度过，对紅軍与白匪，有着强烈的愛和憎。当白匪槍殺紅軍政委、占領学校的时候，引起无限悲憤，宣誓要为政委复仇。他們長大后一同進入工厂工作，發現了反革命分子的綫索，就协助政府逮捕了两个坏蛋。

故事告訴我們：革命事業是十分艰巨的。年青的一代要随时为祖國的安全和幸福而奋斗，更勇敢更坚定地走向光輝燦爛的將來。

### 动 蕩 的 青 年 時 代

[苏联]別里亞也夫、布列曼編劇  
張 果翻譯 应 鈞改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3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廣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2 10/16 字數：51,000

1957 年 1 月 第 1 版 195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号：T10077·470

定价(5)0.19元

## 主要人物介紹

瓦西里——共青团員。从小就和同學們向反動的“童子軍”作斗争；長大了在工厂里当鑄工，协助政府逮捕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卡丽雅——女共青团員。和瓦西里很要好。她能够坚持原則和反革命分子進行坚决的斗争。

別奇卡——共青团員。小时候胆小怕事，曾被柯奇卡威脅加入过“童子軍”。后来和瓦西里一起積極参加工作；并揭露反革命分子的陰謀。

雅斯卡——共青团員。从小和瓦西里是朋友，因为思想模糊，一度被反革命分子拉攏和利用。覺悟以后，协助政府逮捕了反革命分子。

基莫菲——紅軍部隊的政委。留在瓦西里姑母家养伤，由于柯奇卡的告密而被捕，英勇牺牲了。

尼基达——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員。基莫菲的好朋友。他在瓦西里的协助下，把反革命分子一網打尽。

柯奇卡——資產階級的子弟。小时候就参加白匪組織

的“童子軍”，後來成了外國特務機關的間諜。他設法混進工廠，偽裝積極，暗中進行破壞活動，最後終被逮捕。

別切里扎——白匪軍官。紅軍勝利後，他隱瞞了過去的血腥歷史，混進蘇聯國家機關內部，騙得了重要職位。陰謀暴露後，又指使柯奇卡破壞工廠，最後終於被逮捕了。

##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紅軍政委受傷了	1
二 白匪進了城	5
三 叛徒!	10
四 “官兵捉強盜”	13
五 基莫菲英勇犧牲	16
六 我們要給基莫菲報仇!	21
七 紅軍勝利歸來	24
八 這是誰的手槍?	28
九 追捕柯奇卡	31
一〇 兩個人買三份飯	35
一一 這是個陰謀!	39
一二 會見了黨中央書記	46
一三 再見吧,古老的城堡!	50
一四 反革命分子的鬼計	53
一五 兩面派手法的失敗	55
一六 在共青團大會上	59
一七 上舞廳去找綫索	64
一八 一場小小的誤會	69
一九 兩個壞蛋同時落網	72
二〇 我們現在長大了!	78

## 一 紅軍政委受傷了

烏克蘭某一城市的郊区。

这个地方紧靠着連綿的高山。崎嶇不平的山脚下，有一排排矮小而簡陋的房屋，它跟远处的教堂和建筑華美的高楼相形之下，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照，說明了烏克蘭劳动人民和地主們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里的人民，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挨过了漫長的歲月。终于有这么一天，革命的炮声喚醒了这个古老的城市——它已經跨進苏維埃的年代里。

山頂上聳立着灰色的城堡；上面还筑有城楼，顯得古老而雄偉。十七世紀时，烏克蘭杰出的政治家和天才的統帥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曾經領着自己的軍隊从城堡那里出發，为人民的自由而战斗。現在，虽然是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但新的斗争仍在这些古老的城堡下边展开着：英勇的紅軍在向白匪軍進行激烈的战斗。

这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國剛剛誕生，帝国主义武裝干涉者和國內貴族地主資本家的白匪們，千方百計地从四面八方扑過來，企圖扼殺年輕的苏維埃政权。

战争正在劇烈進行中。硝烟像烏云般的弥漫着天空，炮声

中夾雜着清脆的機槍聲。白匪的馬隊幾次三番向紅軍陣地猛撲，都被紅軍的機槍手擊退了。但白匪越來越多，形勢緊張萬分。在紅軍前哨的崗位上的電話員，緊握着聽筒，連續不斷地喊着：“軍委會！軍委會！……”可是，電話始終沒有接通，事實很明顯，電話綫已被炮火切斷了。由於戰略關係，紅軍部隊準備暫時從這一個城市里撤退。

山坡上，有一輛馬車飛快地奔馳，車上除了一挺機槍外，還有兩個紅軍軍官。一個叫基莫菲，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政委；一個叫尼基達，是基莫菲親密的戰友。他們為了布置撤退任務，急匆匆地趕向目的地去。

就在這時候，城堡的射擊口上，伏着一個白匪軍官——別切里扎，在注意着往來的人們。當他發現紅軍政委基莫菲經過時，立刻對准基莫菲開了一槍。“砰”的一聲，子彈打中基莫菲的右額，鮮血直流。尼基達馬上把車停住，急忙用綑帶扎住基莫菲的傷口。基莫菲雖然忍住了一切痛苦，但額上的鮮血已滲透了幾層綑布，他的傷勢是很嚴重的。

尼基達在戰爭的鍛煉中，一向很沉着，可是，這一次政委的受傷，使他無論怎麼也鎮靜不下來。他看到基莫菲四肢癱軟，有些支持不住的样子，知道來不及趕到軍委會去了。就把馬車趕到附近的一所矮房子邊停下。他扶着基莫菲走向他的朋友瑪爾雅的家裏；一面急急地敲門，一面高喊着瑪爾雅·阿伐娜斯也芙娜的名字。

瑪爾雅那時正為了紅軍的撤退而在悲痛地做着禱告。突然聽到一陣打門聲，心里很吃驚，但馬上辨識出這個熟悉的聲



音是尼基达同志，連忙趕去開門。

瑪麗雅看到尼基达扶着受伤的基莫菲，不禁失声叫了起來：“呀，上帝！怎麼把人打傷了！”她使盡了全身的力氣，幫同尼基达把基莫菲扶進了屋子。

尼基达气喘喘地对瑪麗雅說：“您趕快給他扎好傷口，一會兒我就要把他送走的……”他還沒有說完，就被瑪麗雅的話打斷了：“你要把他送到哪里去？他動不得呀，一動就要流血的！”基莫菲雖然有些神志不清，但当他隱約地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後，忍不住就開口了：“尼基达！你慌了嗎？”

“嗯……。”尼基达不加思索地回答。

“別慌，沒什麼……我……”基莫菲的話還沒有完，已被他們扶到了床上。

尼基达還要趕去布置未完的任務。臨走時，他掏出一支手槍交給基莫菲，說：“給你手槍，帶着防備萬一。”

外面下着雨，基莫菲安靜地躺在床上。遠處傳來的槍炮聲和斷續的爆炸聲，打破了屋內的靜寂。

屋角那邊的炕上，躺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他給外面的爆炸聲驚醒了，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驚奇地看着基莫菲。這個孩子似乎有些認識基莫菲，兩只眼睛注視着他，好像在想什麼似的。

“小伙子，來啊！你是誰家的孩子？”基莫菲微微地張開眼睛問。

“我叫瓦西里，跟我姑媽住在這兒。”孩子很快地從炕上跳了下來，靠近基莫菲身旁，問道：“是不是別特留拉匪幫把您打

伤了？”

瓦西里的問長問短，使基莫菲听了觉得这孩子很有趣，有意开玩笑地说：“不是打伤的，是摔伤的。路上不好走，太滑了。”

“您受伤了，怎么能走呢？可是，您不能留在这儿啊，布尔什维克都要走了。”瓦西里认真地說。

基莫菲看到瓦西里的小臉兒十分嚴肅，不禁笑着說：“嘿，你怎么知道我是布尔什维克？”

“您当我是傻子嗎？我一看就認識您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政委。”瓦西里急了，把基莫菲的真实身份也說出來了。

基莫菲觉得这孩子真聪明，又逗了他一下：“你没有猜对，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是魔术师。”說着，他用兩手做起手势來，牆上便映出一个凶惡的黑影子。他把大拇指慢慢移动，就像戴着帽子的白匪軍張嘴說話的形狀；同时，还变了嗓子，粗声粗气地说：“我是別特留拉分子，哼！”

瓦西里看見过白匪軍，就是这个鬼模样。他觉得这个手影做得太像了，高兴地跳着喊：“真好！”剛說完這句話，就听到開門声，只見他的姑媽和尼基达匆匆地進來了。

“你怎么还不睡覺？”瑪麗雅輕輕地拍了瓦西里一下。瓦西里乖乖地爬上炕去了。

瑪麗雅彎下身子問基莫菲：“您走得动嗎？”基莫菲虽然在呻吟，但他还是坚强地回答：“能走。”

瑪麗雅和尼基达兩人扶着基莫菲走出門口。雨下得更大了，远远傳來槍炮声，比剛才还緊密。基莫菲实在有点支持不

住，在两个人扶持下慢慢地移动脚步，离开了这个房子。

瓦西里怎能睡得着呢？他很快地从炕上跳了下来，奔到窗前，隔着玻璃向窗外张望。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洒上了点点水珠。瓦西里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街上凄凉的情景。

## 二 白匪进了城

整个城市像死了那般沉寂。

别特留拉匪徒冲进了这个古城。噫！噫！噫！一隊隊騎兵像疾風似的卷过。别特留拉匪帮們的馬隊，像餓狼一樣地闖入了这个古城，好像要把它一口吞下去。

这群白匪軍獸性勃發，瘋狂地進行着一切破坏活动，一家藥房的大玻璃被搗得粉碎了；騎在馬上的匪軍，橫冲直撞地揮舞着軍刀，逢人就殺。这个城市里的老百姓驚慌失措地奔跑躲避，只有坐在馬車上的地主們和一些資產階級分子，正在高高兴兴地准备迎接这群野獸。

一个長得胖胖的高个兒，穿着哥薩克騎兵服裝的別特留拉匪帮的中尉，



白匪的馬隊，瘋狂地開進了古城。

帶領着副官，神氣活現地闖進了一所學校。他站在走廊里，高喊着：“別特留拉烏拉！”

“烏拉！……”禿頂的矮個兒校長，為了討好這個中尉，提高嗓子附和着喊叫，聲音是那樣地單調、無力，活像豬在宰割時的叫聲。

排好隊站在下面的學生一聲也不響。誰都不願意附和校長的叫喊。這隊伍里面，有瓦西里，也有他的同學卡麗雅、別奇卡、雅斯卡……。

白匪中尉滿肚子的不高興說：“不喊？你們不喜歡別特留拉統帥？喜歡布尔什維克嗎？”

孩子們還是默不作聲，一雙雙的小眼睛瞪着白匪中尉。

白匪中尉搖晃着身子，狼狽地走到牆壁前，看到一幅食蟻獸的掛圖，他立刻把話扯開去：“這是什麼？”

校長早就迎上前去，嘻嘻地回答道：“這是動物界的代表，食蟻獸，屬於貧齒類。”

白匪中尉又在另一面牆上看到普希金的掛像：“啊……這是誰的代表？猶太人的？”

“這是普希金，他是世界文壇的燈塔！”校長很快地回答。

“燈塔！這都是那些該死的俄羅斯人！拿掉！”白匪中尉剛說完“拿掉”兩字，校長立刻把普希金的像取了下來。接着，他又問：“食蟻獸呢？”

“啊？食蟻獸暫且留着……。這所房子我占了！這兒要住軍隊……”白匪中尉下命令了。

“烏拉！”校長勉強地叫了一聲。

白匪中尉不理睬校長，他走近孩子們身邊，說：“啊？怎麼……滿意嗎？男孩子們，你們要進中學念書啦……啊……要進中學念書啦。”孩子們以靜默來作為回答。白匪中尉又在自言自語了：“你們年紀大一些的要編進軍官學校。你們要去當軍官。要穿軍衣！瞧……”說着，順手把他的副官推了一下，讓孩子們“鑒賞”這種服裝的式樣。

這時，站在孩子們中間的卡爾雅突然舉起小手，問：“我想問問您……您剛說男孩子們要進中學念書……可是我們女孩子到哪裡去呢？”

白匪中尉听了，哈哈大笑起來：“女孩子……女孩子……啊？女孩子……”話還沒有說完，突然怒氣沖沖地說：“都趕快給我滾開！見鬼去吧！……女孩子，男孩子……食蟻獸……”他瘋狂地把牆上的食蟻獸掛圖也扯了下來，用腳拼命地踩踏。

白匪中尉活像一頭瘋狂的野獸，把孩子們都給吓跑了。

×            ×            ×

晚上，瓦西里光着兩隻腳，偷偷地爬上頂樓。他點起了油燈後，向四周看了看，一個人也沒有，他就撩起襯衫，用一把小刀來刮肚子。

“你干什么？”突如其來的聲音把瓦西里吓了一跳。他連忙把刀藏起，想跑開去。

“站住！我問你，你在干什么？”聲音仿佛從頂樓那一边傳來。

“我刮刮肚子。”瓦西里有點吓慌了。

“刮肚子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要刮。”

“你到这边來……”声音还是从那边傳來，帶着命令的口气。瓦西里猜不透到底是誰在喊他，又不敢跑过去，想了一想，只好硬着头皮向頂楼的一个角落走去。

“到这边來！”声音更清楚了，是从瓦西里后面發出來的。瓦西里一回头，小臉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剛才的恐懼和疑慮早就消失了。他高兴地叫了起來：“基莫非叔叔，是您？”

基莫非不是被瑪麗雅和尼基达扶着走出了这幢房子嗎？怎么又会住在这頂楼上面呢？原來当时基莫非虽然走出門口，終因为伤势太重，无法和尼基达一起跟着部隊撤退，只得重回瑪麗雅家里，被安置在頂楼上养伤。当基莫非看見瓦西里奇怪的举动时，始終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刮肚子？”基莫非又問了一遍。

“为什么？我不願意進別特留拉匪帮的中学。我就說我有傳染病。”瓦西里撩起那件小襯衫，露出肚子來給基莫非看。“我的朋友別奇卡也刮过肚子，他已經兩礼拜沒有上聖經課了。”

基莫非看到瓦西里活潑可爱的样子，不禁想起他自己的孩子。他对瓦西里說：“我告訴你，我家也有个兒子……挺像你，也是个朝天鼻子。”

“您以前是在哪里？”瓦西里很敬愛基莫非，不住地問長問短。

“在彼得堡。在奧布豪夫工厂当鑄工。”

這句話引起了瓦西里的疑問：“你干嗎出來这么远打仗

呢？到烏克蘭？”

基莫菲笑着說：“我問你，假使有人要欺侮你的好朋友，譬如說欺侮別奇卡，你怎麼辦？你不去幫助他嗎？”

“要幫助。”瓦西里嚴肅地表示。

“是啊，列寧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瓦西里接着便問：“您見過列寧嗎？”

“沒有，沒機會……”基莫菲有些悵悵的樣子。他把話題又轉到自己兒子的身上：“我的兒子也叫瓦西里。現在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瓦西里被基莫菲這種感情所感染，也想起了自己的父親：“我的爸爸死在戰場上了……”瓦西里的聲音有些顫抖，兩只烏黑的眼珠里透出了凝思的神氣。基莫菲把右手緊緊地搭着瓦西里的小肩膀，用沉重的聲調說：“艱苦的日子，孩子，艱苦的日子！……”

頂樓上養着幾只鴿子，它們安靜地停留在梁木上。瓦西里用兩只小手托着面頰在沉思，一面听基莫菲在低低地唱歌：

歌聲從我的心里傳出，  
我願哭訴我心里的話。  
歌聲像只小鳥在苦難中沖殺，  
在大地上呻吟哭泣。  
我這沒有唱完的歌曲，  
要隨着秋天的黎明消逝。  
新的同志要冒着風雪，  
替我唱完這支曲子。

瓦西里听完了这支歌，好像已經懂得基莫非心里要說的話。

“我說孩子，……你能到街上去，可是我整天在這兒真寂寞！”基莫非注視着瓦西里，低低地對他說：“你還是給我講一講城裏的事情！別特留拉匪徒住在哪裏？哪個部隊上了前綫……可是這話對外邊不能講！”

“我一定不講！”瓦西里表示很堅決，像宣誓一樣地回答基莫非。

### 三 叛徒！

白匪把有錢人家的子弟組成了童子軍。穿着制服的童子軍，在反動統治的麻醉和毒害下，一個個都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做着白匪的幫兇。

這些童子軍，每天拿着一根長棍子，打着軍鼓，在街上神氣活現地閑逛着。

這一天，一隊童子軍在大街上學校門前走過。軍鼓敲得咚咚响，好奇的孩子們都趕來看熱鬧。瓦西里的好朋友，那個胖胖的、老是咧開嘴笑的別奇卡，挺起勁地跑上路邊的小山崗，坐在那裏看熱鬧。

童子軍隊裏，有一個叫柯奇卡的，他的父親是個醫生，也是一個頑固的反動分子，他曾經勾結白匪，殺害布尔什維克。

柯奇卡發現了別奇卡時，就對着童子軍們說：“小山上有布尔什維克的探子！抓住他！抓住他！”一聲呼喊，童子軍都跑



过去抓別奇卡。

別奇卡要逃也來不及，給他們抓到柯奇卡身邊。

柯奇卡領頭向童子軍們說：“當探子！我們應該怎樣處罰他？”童子軍們都七嘴八舌的，有的說要揍他；有的說要剝他的皮；也有說拿繩子抽他。其中有一個高個子的說：“打他嘴巴！”

別奇卡被童子軍圍在當中，急得快要哭起來了，他帶着央求的口气叫着：“放開我！放開我！”

小壞蛋柯奇卡對別奇卡說：“別奇卡，你說，你願意當童子軍嗎？我們的童子軍是獨立烏克蘭的忠實兒子。童子軍光打布爾什維克和俄羅斯人。”柯奇卡接着又威脅他說：“誰要不願意當童子軍，誰就是布爾什維克！”

別奇卡的胆子很小，經不起柯奇卡的恐嚇，結結巴巴地說：“我？我願意……我就是害怕……。”

“願意嗎？好！”柯奇卡邊說邊朝另一個童子軍說：“把棍子給他！”

這時候，瓦西里、雅斯卡和別的一些孩子，都爬在矮房子的屋頂上觀看，看到別奇卡拿了童子軍棍在跟他們練操，心里很生氣。雅斯卡對瓦西里說：“走吧，瓦西里！我們不要看到這個叛徒！”

“不，要看看！”瓦西里有點氣憤，也有點難過，他沒想到他的好朋友別奇卡竟是這樣沒出息，會去參加童子軍。他們看到對面小土丘上的別奇卡正在“蹲下”“站起”，被柯奇卡弄得像木头人一樣。別奇卡長得很胖，怎麼受得了童子軍的折磨，結果是笨拙地倒在地上。要不是上課鈴響，別奇卡說不定要挨一